

明鑑易知錄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四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秉權楚材同輯

南宋紀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尋立為太子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歲而崩帝四十受禪遭后悍妒亟欲

居五載與后后俱亡光宗真為世之罪人也

綱目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章宗諱明昌元年

春正月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綱二月殿中侍御

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目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

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

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真

號之開道臻皇極見七四治保太和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易乾卦彖傳保合太和至於慶應嘉祐俱仁宗年號盛矣不幸而

壞隆興於熙豐熙豐元豐俱神宗年號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哲宗年號君子起而救之紹聖

元符俱哲宗年號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崇寧大觀俱徽宗年號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

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

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

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

本朝學術最為近古

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懋息也。音契。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今浙江金華府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此雲開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淪九法數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晷刻亡此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五古迄今。何嘗有炮開有詎妄誅毀之者。譬諸陰靈毒霧蔽於頃刻。一遇飄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淮陳實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陰霾。固施毒霧。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則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為文公頌。

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偶見八二卷七之長子也。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綱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發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綱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目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諫三宮。壽皇及帝并后也帝疑之。不能自解。

老宗不朝
壽皇
李后悍妬

朝皇華不
果

吳家軍

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蛤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心銜恨也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見七三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緩也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銅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綱

壬子三年

金明昌三年

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帝自有疾。重華溫清

見四三

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羣

居衣後

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

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綱夏四月。以邱密崇為四川制置使。留正帥蜀。

慮吳氏世將

吳玠吳玠後也

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

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密往。密陞辭。奏曰。臣入蜀後。吳玠利州安撫使利州

見八二。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綱六月。以陳騭

卷四

陳發疏皆切時病

帝始朝重華宮

錢塘城可灌

達同知樞密院事。目。癸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子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綱。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目。十一月丙戌。日南至。冬至。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表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祝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綱。是歲諸路大水。綱。癸丑四年。金明昌。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麟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綱。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目。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孝宗。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見上之永康。金華府。益力學著書。嘗園。還。視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孝宗。中。更。耕。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卷四。見六。之所。壽皇赫然震動。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屬志讀書。所學

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見四十卷八當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體於分寸以積累為上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胃自謂差唯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閒甯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閒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今江南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綱利州現安撫使吳挺卒邱密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綱六月胡晉臣卒綱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醒見四三卷第七溫清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商書說命篇啓乃心沃朕心注啓開也沃剴切彌縫軫密人無知者綱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綱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久十一月始朝綱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綱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

陳傳良趣
進引帝裕

夏尊孔子
為文宣帝

十二時中
莫欺自己
帝與后幸
玉津園

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促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
屏。后挽留。帝入。傳良趣趣進引帝裾。見上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之。傳良痛哭於庭。后
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
郎彭龜年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
降旨免朝。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
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內侍押班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一百一十
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綱十二月。夏主仁孝
卒。子純佑立。綱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為訓導。尊
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綱以朱
熹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綱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綱葛邲罷。綱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
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常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綱金購求遺書。綱夏
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綱自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
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在杭州府城南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
十餘年。無一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閒。遂生

彭龜年伏
地扣額

羅點引年
毗事以謝

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議。讀也。恐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
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
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且雖有此心。何
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祝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
血流漬。慈。奏。階。砌也。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
扣額龍墀。池。墀。墀。上地也。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
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
人。詔不許。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
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綱五月。壽皇疾大漸。見五八。卷末。詔嘉王擴
問疾重華宮。目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
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頃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
及。羣臣隨帝入至福甯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
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
點引辛毗。皮事。三國魏曹丕。黃初元年十二月。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是蝗民飢。侍中辛毗極諫。丕怒。入內毗隨引其裾。丕乃從其半。以謝。彭龜年黃裳沈有
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綱六月。壽皇崩。帝稱疾

留正得仆
於度

臨朝仆地

不出。留正等詣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自壽皇崩。年六十八。趙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是日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玠居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綱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綱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自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佖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議立皇太子監國。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綱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自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祝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稿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乃遣知閣。略明事。韓侂胄。託。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

韓汝愚請
立嘉王

汝愚擬太
后指揮

天子以安
社稷定國
家為孝

汝愚之力

侂冑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護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且云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冑。侂冑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騭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禪祭。除服祭也翌日。甲子。群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見三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東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重開張氏曰。嗚呼。逆悖父疾不問。安父病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虛后招搖玉津乎。跡其所為。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為盟。當時金人若與問罪之師。則宋人最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綱。立皇后。韓氏曰。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冑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

留正復相

徐誼遠識

肅宗首舉
大儒

須尋天下
第一等人

彭龜年講
魯莊公不
能制其母

王師至是立為后。綱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綱召留正赴都堂視事。綱帝手札遣

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綱以

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綱以陳駿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

端禮參知政事。綱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

使。綱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乃加杲節鉞。但

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閒竊弄威福。知臨安

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

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望也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

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綱取內侍陳源等十人。御時

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外綱八月召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廣甯宗新服厥命而首舉大儒

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綱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

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

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母桓公夫人文姜魯襄公妹也按春秋傳桓公十

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入會齊侯于穀齊人以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作微芻之詩以刺之。濤音洛祥音酌

音苟微芻詩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歸止其從如害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

行權不失
正之根本

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見上召入經筵熹在道聞奉

安見上上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

惜名器見四卷第七若使倖叨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

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

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

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

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

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虞書負罪引慝言舜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罪慝也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

以致溫清定省見上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

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

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力之中不報綱增

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請官賜坐以講綱內批罷左丞相留正綱韓侂胄

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上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

正與汝愚議攢宮攢不合侂胄因問諫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見上

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宋光宗

辦事常論
其心

韓侂冑謀
去趙汝愚

積誠意以
感動帝心

目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冑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冑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冑終不懌。綱九月，羅點卒。目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亦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綱以京鐘湯發書樞密院事。韓侂冑引以自助綱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目韓侂冑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蛤明事劉翥稱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東今廣東省之行。侂冑愕然，問計。翥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翥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冑密以其黨劉德秀屬祝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冑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冑之姦，侂冑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侂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綱望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目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數陳開析，坦然明

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聲竭無隱。帝亦虚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佞胄大怒。使優人義冠潤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閒空閒處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佞胄。乃出御批云。閤卿書艾。曲禮五十四文六十曰者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賈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見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佞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詔敕也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嗣。日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文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佞胄益無所忌憚矣。

[批]雲間張氏曰。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特制文公之罷。以內批羣姦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進佞胄罷龜年亦以內批。則知甯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之廝役耳。噫。甯宗闇弱而佞胄窮兇極惡。如此甯不斬宋之國脈而召玉津之楊乎。**[綱]**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癸永阜陵。**[綱]**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官。**[目]**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佞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駿進曰。以閤門上見去。

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倪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倪胄益橫。**綱**陳騭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鐘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目**騭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陳騭知樞密院事故稱亦欲為好人邪。故罷之。而引京鐘居政府。以閒諫。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綱**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目**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陞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甯宗皇帝名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光宗將逆趙汝愚奉太皇太后奉嘉王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歲而崩○帝諱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屏斥忠良玩兵致寇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擾元起北方江南危懼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白虹貫日

一綱打盡

綱乙卯甯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見三九卷六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目**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鐘。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綱打盡矣。倪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今福建福州府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

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植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感。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明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黯標不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汝劾為黨。皆斥之。杜靜軒周氏曰。災異必書所擬侂冑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甯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以妖氣而侵陽。況當即位紀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脩省之心。而侂冑小人反挾私忿以相報復。官李沐之奸邪。誣汝愚之謀逆。甯宗不察是非。罷其相位。豈不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侂冑而卒為童臣不密則失身見仇冑所制。詎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驗乎。註四六卷第五音註。綱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冑。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今廣東韶州府安置。或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瘴鄉之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冑始改送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祖儉嘗曰。因世變

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綱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綱流太學
生楊宏中等六人。目宏中與周端朝張衡道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
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
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
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
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怒。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福正人。以
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欽宗
年號已
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
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
里外編管。宏中衛仲麟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傳信州人。天下號為六君子。綱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
子司業汪達等。目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
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
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宗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
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